B
5234
C536T3
V.4

LIBRARY
NOV 7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四

輯人心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乙酉科爾沁奧巴台吉聞蒙古察哈爾林丹汗欲興兵侵之以書乞援

上報奧巴書曰爾借兵多多與爾若少少與爾勿過憂也然兵不在多寡在天而已凡此各國皆天所命以衆暴寡天豈容之但堅爾城

郭據城堵禦察哈爾不能拔必退否則或敗而走國且危卽不敗知爾國不可得亦不復侵爾可安處無虞矣昔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汗侵輝發國時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戰察哈爾不勝而回遂不復侵此非明驗耶至兩軍野戰譬如投骨之戲或俯或仰勝負難必兵寡而欲出城野戰者其人必怯便於自走耳慎勿從必據城以待伺其力攻不克而退然後乘機出戰以制勝者始爲大

勇耳汝若欲與之盟好以幸無事則汝科爾沁貝勒等先曾與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稱和好矣其至於今察哈爾喀爾喀棄絕盟誓數侵掠汝豈汝等曾有罪耶今雖再欲與和以幸無事彼既蓄意侵害矣汝等即無罪彼遂已乎明朝鮮烏喇輝發葉赫哈達暨我滿洲國若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安居哉惟恃有城郭故耳尋林丹汗來侵奧巴台吉

上命三貝勒四貝勒等率兵救之林丹汗聞我

國兵至解圍遁去
天命十一年丙寅五月丁巳聞蒙古科
爾沁部落奥巴台吉等來朝
上出城迎十里許御帳殿奥巴率賀爾禾代台
吉拜思噶爾台吉朝見畢奥巴等獻紫
貂皮貂裘駝馬因曰我等所有之物悉
被察哈爾喀爾喀掠去無堪獻者
上曰彼二部落原因貪得而來掠汝不待言也
今爾我無恙得會足矣張筵宴勞畢各賜鞍

馬冠服諸珍異之物奥巴喜曰今
皇帝所賚明日仍取還否吾喜甚未信殊以爲
異
上曰此微物耳何足論此後凡以物與汝者或
係隨意持贈其物未必甚佳汝若見諸貝勒
中衣服器具之佳者請之當不爾靳也遂偕
奥巴等入瀋陽城恩禮甚厚尋以弟達
爾漢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之子圖倫
台吉女妻之至六月戊寅

上宴科爾沁台吉奧巴賜號曰汗
上曰爲惡而蒙天譴國乃敗亡爲善而蒙天祐
國乃昌熾總之主宰在天也察哈爾汗起兵
侵奧巴台吉天祐奧巴獲免於難來歸附我
朕仰承天意賜以名號當察哈爾兵至時其
兄弟屬下人皆遁去獨奧巴台吉奮力
拒戰故號爲土謝圖汗兄土梅號代達
爾漢弟布塔齊號扎薩克圖杜稜賀爾
禾代號青卓禮克圖復賜鎧甲及四時

衣各種銀器雕鞍蟒幣布帛等物有加
通下情
天命五年庚申六月庚戌
上曰凡有下情欲訴者恐不得上聞可樹二木
於門外其有欲訴之言書而懸之於木俾朕
覽其辭晰其顛末而按問焉由是事無鉅細
悉得上達
睿照所及民無隱情
明法令

天命元年丙辰七月己巳
上諭議政大臣五人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
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
毋得訴於諸臣之家其有私訴者會付以鞭
索俾執而責之前以大臣額亦都巴圖魯有
私訴於家者不執送已治以罪茲更加申諭
傳於國中凡貝勒諸臣有罪當束身靜聽任
公斷有執拗不服者加以重罪其束身靜聽
者如例審斷凡事俱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

私訴於家者卽當執送有不執送而私行聽斷者亦如額亦都治罪

天命四年己未二月乙卯

上諭羣臣曰今有人懸書於門自稱其才可統馭千萬人第不用耳夫果有統馭千萬人之才衆豈不知之亦豈不舉之又有人焉才旣不能馭衆惟驕語於人曰予曾臨敵受傷夫受傷之人已按傷加賞更復何言如伊拉喀者統馭無能反以不加優擢妄生怨望故置

之死羅木布特爾孫雖長於戰鬬而沉湎於酒無馭衆才不過匹夫之勇耳何堪信任又如張球武大海者屢經戰陣未立寸功反云試我後效彼謂後此効力誰其不効力者將誰欺耶以此誅張球而武大海以新附之人姑宥之嗣後總兵以下諸將佐有不能奮勇當前反生怨忿者卽行奏聞兹承

天祐肇造丕基有仍蹈前轍者必致亂我國家殺無赦

天命七年壬戌二月壬午蒙古兀魯特部落明安等凡十七貝勒及喀爾喀各部落台吉率軍民來附

上御殿宴勞之

諭曰我國習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賢而善者舉之不遺悖且亂者治之不貸以致盜竊潛消暴亂不作拾遺於道必還其主習俗如此所以獲

天眷爾蒙古人所持者念珠所稱者佛號而不

息盜竊之風遂遭天譴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於國今爾等既歸我賢而善者嘉其賢而優禮之即不能之人亦因其歸順而善遇焉今而後愼勿萌盜竊暴亂之心倘舊惡不悛國法不汝貸也

天命八年癸亥六月丁亥

上諭曰總兵以下備禦以上世爵之臣果各敬守乃職夙夜殫心以奉國家朕視之如子誠有益矣若晏安自便存心怠慢玩忽天紀朕

禍之如子竟何益哉爾等共襄大業宜殫力
焉我國之中漢人蒙古并他族類雜處於此
其或逃或叛或爲盜賊爲姦宄者其嚴察之
衆果嚴察則羣小不敢爲亂國有不治者乎
國治則朕心安豢養汝等誠有濟矣若羣心
怠慢察之不嚴姦人伺間而起國之亂也由
此國亂朕心不安將豢養汝等何益哉從來
惟開創爲難耳今任以所創基業而汝等不
加敬慎更有何者報朕養育恩耶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諭貝勒諸臣曰朕心公而法嚴有功者必賞雖仇不念有罪者必懲雖親罔恤以是爲是以非爲非故蒙

天眷祐遼東之地盡畀於我明主棄前盟開邊釁遂致天譴喪師失地今爾貝勒諸臣倘不以公勤爲心國之忠邪莫辨盜賊罔察使典章淆亂法紀廢弛則

上天賜朕之福祚自爾等虧損之矣朕豈肯徇

爾等所爲而易其欽若
昊天之初心耶朕仰承
天意悉秉至公爾等所行匪僻其咎自歸爾等
推爾等之意以爲國人衆多稽察難徧不知
一國之衆以八旗而分隸之則爲數少矣每
旗下以五甲喇而分隸之則又少矣每甲喇
下以五牛彔而更分隸之則又少矣今自牛
彔額眞以至什長遞相稽察各於所屬之人
自膳夫牧卒以及僕隸靡不詳加曉諭有惡

必懲則盜竊姦宄何自而生哉夫惟已不正
乃不能察人耳已既正矣復何所畏忌而不
稽察以舉發之乎或屯戍更番之兵及離隊
伍獨行之兵有劫掠漢人竊其畜產奪其薪
木掠取其衣服者何不各據所見聞卽爲舉
發今滿漢既爲一家若以漢人爲新附恣行
劫掠是殘害我降附之國人也似此蠹國之
人可不稽察之乎且爾貝勒諸臣及滿漢各
官嘗有誓言惟君所賜予及所應得者則受

之至民間財物雖分金尺帛必不妄取今八
旗中孰賢孰否各牛彔下孰賢孰否其詳察
之若互相隱蔽不舉被人訐發固山額眞牛
彔額眞俱罪

鑒古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諸貝勒曰上天覆育萬物公而無私非者
非不以國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國小而棄
之嘗觀歷代帝王其初每苦心志勞筋骨備

歷艱難而後得成大業虞舜躬耕歷山克盡
孝行遂聲聞於天而登帝位漢高祖一泗上
亭長耳奮力行閒躬定禍亂遂有天下金太
祖服事遼主幾被誅卒能奮志修身收服屬
國滅遼稱帝明太祖蚤喪父母棲身佛寺歷
盡艱危卒成帝業此皆天眷有德不以微賤
而棄之也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及幽王寵溺褒姒紊亂國政西周以
亡秦始皇雄據西陲吞幷海內築長城防禦

邊界信方士訪求神仙自謂一世二世以至
萬世傳之無窮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
宗招納叛臣搆兵啓釁爲金所敗父子被執
身死於外金主完顏亮違悖天常荒淫不道
獲罪於天卒被篡弑元順帝不畏天威不治
國政疎斥賢能信任姦慝致盜賊蠭起國祚
遂亡此皆天厭凶德不以國之大而且强以
庇之也今明之君臣自恃强大蔑視
上帝任意生殺妄啓釁端助葉赫侵我疆圉燬

我廬舍奪我禾稼肆虐無已朕用昭告
皇天興師征之猶不悔悟其非自謂以强制弱所向無敵不知是非自有天鑒固不在衆寡大小也觀古今典籍國雖大而曆數將終則君臣庸闇紀綱倒置至於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祥洊集民物蕃盛寖以昌熾總之皆由天也今明災異疊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强豈足恃乎夫人能引咎修德者上也文過飾非者下也

後世子孫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鑒前代之所
以失遷善改過上合天心則可以永享鴻祚
矣

賞功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壬寅
上以克取遼東
御殿召集羣臣大陳筵宴
上親舉金巵徧賜以酒又各賜衣一襲衆臣欣
承寵賚皆叩首謝

上諭之曰明之國最大也尚以爲不足而欲并人之國故喪其師明之土最廣也尚以爲不足而欲奪人之土故喪其地此皆

天厭明而祐我也賴爾諸臣攻戰之力仰承

天眷故朕及爾等得至此地酒一巵衣一襲爲物幾何豈足酬勞哉但念爾諸臣宣力疆場勤勞王事茲集殿廷用伸懽敘以見朕心嘉悅而已

昭信

天命五年庚申正月丙申

上與喀爾喀五部落貝勒盟後有把岳忒部落台吉索凝屬下一人及扎魯特部落寨桑倭痕屬下一人來歸

上曰來歸之情誠爲可矜但盟誓之言尤不可背遂不納各還其主

誡逸樂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侍臣曰愚闇之夫躭於逸樂不致力修德

凡言之有益無益皆不能辨憚於聽受即聞善言亦不默識深思惟圖晏安自便此豈人類也耶愚者羣聚縱爲嬉遊耽於宴飲習於謔浪至賢哲當前則引故而却避之若委以正務則諉謝而不任焉此亦非人類也出獵行兵之事漠不經心而甲冑弓矢不加修治所修治者宴會時服飾而已此等之人與無足比數之婦人等耳所謂愚闇性成人所擯棄當爲切戒至爲婦人者不治其家不順其

夫而干預外事亦失其爲婦之道矣有家者
竝宜戒警也
謹嗜好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人溺於匪僻不自省改猶
大廈將傾而坐其中懸崖欲崩而立其下也
爾貝勒諸臣若驕恣不遜則自喪其德過失
不改則自辱其身陵侍從虐僕隸則祿不保
不善如此必無告以善言者即已有一言之

善人且不聽欲求賢哲之助何可得耶縱令得之亦必不能受其善言而敬識不忘如此則禍患必叢集其身矣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寅

上諭侍臣曰凡人於才智有德之人不就而效法者以薰染於積習深耳否則秉彝之好人所同具何憚而不效法耶貨財已充而不衣不食必陷溺而成癖矣不然不衣不食何爲哉夫人福澤既盡則不善之心生家道將衰

則不肖之子出君子福積於躬隨所居而吉
隨所遇而善惟其積福遂以召祥若不勤於
所事憚勞苦是自棄其治生之道也譬之沃
壤不勤耕治嘉穀豈坐穫耶賢哲之人雖遇
小事必從容籌度以底於成凡事能好謀而
成則衆皆悅服若放逸此心惟物是嗜則必
取憎於人矣既具賢哲之性又常存敬畏斯
惡念無從而生倘惡念偶萌宜急遏之待其
形著於外衆皆知之悔亦無及矣至於取友

者旣知其惡而復與之友亦必非善人也

是日

上諭侍臣曰書云心逸日休心勞日拙此言良是凡人於貨財誰不愛之愛之而獲長享者誰耶人之遭逢或吉或凶皆由前定何不安於義命而勞心以妄求耶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癸巳

上因諸臣及國人中有嗜酒者誡之曰爾等曾聞古來飲酒之人於飲酒之中得何物習何

藝有所裨益者乎飲酒之人或與人鬬爭以刃傷人而抵罪者或墜馬傷手足折項死者或爲鬼魅所魘死者或縱飲無節死者或顚仆道路遺失衣冠者或失懽於父母兄弟者或因使酒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流於汙下者朕屢聞之矣況此酒饑者飲之弗飽也何不陳設餺飥炊黍而食之同爲黍所造耳爲酒則能傷人若餺飥若炊黍則能致飽焉乃不食可飽之物而嗜此傷生者何爲也愚者飲

之喪身賢者飲之敗德且獲罪於君以及貝勒大臣被譴罹刑皆由於此即一家之中夫飲酒取憎於婦婦飲酒見惡於夫下及僮僕亦不能堪而去之矣飲酒亦何益哉昔賢云藥之毒者雖苦口能却病焉酒之旨者雖適口能召疾焉讒諂之言雖悅耳違於義焉忠諫之言雖逆耳協於理焉則酒固宜切戒也

遂書之以頒於國中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四